

如何以「我，一个千年妖精， 刚从派出所里出来」为开头写 一个故事？

我，一个千年妖精，刚从派出所里出来。

走前，局长对我说：「下次别拐卖儿童了。」

我特么，谁拐卖小孩了，明明是他自己跟我走的！

正想要口吐芬芳时，局长甩出一张协议，是我与妖怪管理局签署的协议。

我秒怂，撒腿就跑。

01.

作为一颗棒棒糖，最怕什么？

当然是水，还有……高温。

偏偏今天的气温足足有 35℃，我不得不释放出点妖气给自己降温。

哪知跑来一个小孩抱住我的大腿，说我好甜。

废话，糖不甜才怪。

我想甩掉他，结果他跟得更紧，还嗷嗷哭起来。

他妈妈不知从哪个旮旯窜出，抓住我就喊人贩子。

这一嚎直接把我送进了派出所。

我：……&! @

你见过我这么美的人贩子吗？明明是你儿子抱着我不放！

都怪我乱释放该死的魅力。

我隐了身，坐在被放大的金棒棒上飞回家。

路过林子时，闻到一股浓重的血腥味。

我顺着味道寻找，看到一个倒在地上的受伤男人。

他是一只妖，尽管血腥味盖过了一丝丝妖气，还是被我闻出来了。

将他翻过来，露出一张绝佳的脸。

哦豁，还是个帅哥呢。

我把他带回家，并为他简单处理了一下伤口就没再管了。

他的愈合能力还挺强，至少血止住了。

晚上，我躺在沙发上看卡通片。

嘎吱一声，房间门开了，那男人从里面走出来。

四目对视，静默几秒，他开口说话了：「姐姐？」

一上来就喊姐姐，我可没你这弟弟，再说我有这么老吗？！

我好歹是千年妖精，千年……妖精。

行吧，是我老了。

「醒了就回你家去。」

他不说话，蹙着眉像是在思索。

过了会儿，他说：「回家？回什么家？……姐姐，你要赶我走吗？」

他懵懂迷惑的样子让我有了个大胆的猜测。

「你……该不会失忆了吧……」

他的眉毛揪在一起，很努力回想，却什么也想不起来，最后只能说：「我不知道。」

很好，我救了一只失忆的妖。

「对了，姐姐，我叫什么名字啊？我一点也想不起来了。」

你问我我问谁？鬼知道。

我灵光一闪，想到了个好名字。

「你叫小林。」

谁叫我是林子碰到你的，在你找回记忆之前就叫这个名字好了。

「小林？」他点点头，很认可这名字。

就这样，我收留了他，不过是存了私心的。

他的穿着一看就知道价格不菲，也不知道是哪个富妖家的孩子。

在他恢复记忆之前，一定要好好敲诈一笔。

「姐姐，起床了。」一道软软的声音在我耳边萦绕，「姐姐……」

「别吵！闭嘴！」我一把揽过他的脑袋，摁在胸前，使他不能发出扰人的声音。

小林挣扎了几下才挣脱。

睡眼蒙眬之中，我看到他慌慌张张跑出房间，还撞倒了门口的架子。

等我再次醒来，已经中午了。

小林坐在餐桌前，面前摆好了吃食。

「姐姐，吃东西了。」他的声音清冽，如果注意看的话会发现他的耳尖微红。

我看了一眼扭捏的他，问：「你怎么了？」

「我想吃姐姐的糖。」

我随手变出一根草莓味棒棒糖给他。

经过几天相处，我发现他真的很爱吃糖。

「姐姐的糖很甜，我好喜欢。」他撕开包装，顿了一下，「姐姐身上的味道也……很甜。」

「那是当然。」

在自己家里，我没有隐藏妖气，所以小林能闻到我的甜味，毕竟我是棒棒糖精嘛，我不甜谁甜。

吃完饭后，我和小林坐在沙发上看卡通片。

他已经瞄我好几次了。

在他看过来的第 N 眼，我掏出一颗棒棒糖给他。

「别看了，给你吃，只有草莓味的。」

他接过，没有说话。

许久，他悄咪咪拿起遥控器，以为我没看见。

我瞥了一眼，手里的金棒棒砸了过去。

他痛呼出声，捂着被砸到的手，哀怨看我。

我凶巴巴问：「你想干吗？」

他啜嚅着小声说：「……我不想看卡通片，我不是小孩子了。」

你的意思是，我是小孩？老娘可是千年妖精！

恶狠狠瞪他一眼，手一动，切换另一个频道。

屏幕上是一张放大且打了马赛克的脸，配上一串文字：「千年老妖拐卖人类小孩，已受重刑，望其他妖以此为戒……」

特么的，这不是我吗？说的不就是我吗？！

怎么回事？都说了没有拐卖儿童，怎么连妖话都不懂？！

气煞我了！

「姐姐，这妖……和你真像。」

「废话，不是我是谁？」

马赛克还不如不打，认识我的人都知道这是我好吧！

小林立马离我几米远，惊恐看我：「我是不是……也是你拐来的？」

我咬牙切齿：「我看上去很像人贩子吗？」

「……不是。」

我面无表情摁下一个频道。

这次是武侠剧，总算是个正经的频道了。

过了会儿，他小心翼翼问：「姐姐，你是什么妖精？」

我白了他一眼。

「棒棒糖精。」

「原来姐姐是糖啊，难怪味道如此甜……那姐姐身上是不是甜的？」

我转过头看他。

不知他什么时候坐到了我身边，距离如此之近，我不由怔住。

啵一声，他在我脸上亲了一口。

我炸毛般跳起，错愕不已看着他。下一秒，噌地变成一颗棒棒糖，蹦进了抱枕底下躲起来。

这家伙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 居然敢亲我!

头上的抱枕被拿开，小林那张放大的帅脸出现在眼前。

「姐姐为什么躲起来？」

我生气地质问：「你干吗亲我?! 」

「我想尝尝姐姐的味道。」他舔了舔唇，意犹未尽的样子，末了又补充一句，「和想象中的一样甜。」

我炸了!

「你知不知道这种行为很像登徒子？」

「可你不是我姐姐吗?亲一口也不行吗？」

呵，这理由还真是让我无话可说。

我正想说些什么，他转移了话题：「姐姐是棒棒糖，我也是吗？」

「你当然不是！」

「那我是什么？」

鬼知道啊!

说来奇怪，我竟看不出他是什么妖精。

微翘的桃花眼，笑起来眉眼弯弯，亮黑的眼眸盯着人看的时候勾魂摄魄，真像只狐狸。

巧得很，电视里传来一声怒吼：「你这只狐狸总算露出尾巴了！」

我跟着随口一说：「狐狸精呗。」

小林似乎没听到我说的话，偏头看着另一边。

我顺着他的目光看，看到了电视里一个男子被一群人围攻。

重点是那个男子和小林长得好像，简直是一模一样。

「小林……这人和你真像。」

他蹙着眉没有说话。

我变回人形，带着疑惑拿出手机啪啪打字，界面立即出现关于那名男子的一大串介绍，看了半天得出三个字总结：大明星！

我看看小林，又看看手机里的人。

我该不会真的捡了个大明星回来吧？

我凑近他：「小林啊，你有没有想起一丁点儿事，比如你的名字？说不定你叫俞述呢。」

啪的一声，小林把电视关了。

他幽幽看我：「姐姐，我现在还是什么都想不起来，我和他一点也不像，他没我帅。」

我：……你还挺自恋。

「姐姐，你刚刚说我是狐狸精，我好像真的是狐狸精……」

话音刚落，他化成了一只银色毛发的狐狸，跳进我的怀里蹭我的下巴，还舔了下。

真的没想到我随便说的竟是真的。

他真的是只狐狸，还是只超 Q 的狐狸。

「我们不是真正的姐弟对不对，不然为什么我们不一样？其实我们是男女朋友关系对不对，姐姐？」

小林突然蜷缩成一团，声音闷闷的，山竹似的爪爪不安地抓着沙发。

「这些天我看出来了，我是你的小白脸对不对？你不喜欢我，已经腻了，想要和我分手，没想到我失忆了。」

我：……

小老弟，别脑补出一部富婆包养小白脸的戏好吗？

「你还记得你醒来一身伤吗？」我将在林子里遇到昏迷的他并带回来的过程说了一遍。

他沉默了几秒，才说：「我以为是……家暴。」

家……家暴?!

我特么！我看上去凶神恶煞吗？怎么一个认为我拐卖小孩，一个以为我家暴？

见我脸色不好，小林扬起小脑袋，声音带了些讨好：「我错了，我就说，姐姐这么漂亮这么甜，一定很温柔。」

那条银白色的尾巴高高翘起，左右摆动。

我手不由自主地摸了上去，毛茸茸的，毛发根根纤细光滑，手感好极了。

尾巴尖跳了下，小林的喉咙发出一声叫吼：

「不许摸！」

他的耳朵贴紧脑袋，浑身绷紧，像只耷毛的狐狸，夹紧了尾巴，想要藏起来。

可是怎么藏得起来呢？

我伸手抓住他后脖的毛发，将他整个提起。

小林凌空扑腾四只小爪爪，一脸惊恐地看着我另一只手缓缓伸向他的尾巴。

我得意着，淫笑着。

「小林的尾巴好好摸，软软的。」

就在快要碰到尾巴时，手上突然一轻，身上一重，我被人形的小林压在身下。

「姐姐，尾巴是不能乱摸的。」

他定定看我，双眸蒙上了一层水雾。

不会吧，不会吧，摸了一下尾巴就要哭了？

「对不起啊，姐姐不知道。」我赶紧道歉，「是不是就像老虎的屁股摸不得？」

「不一样。」他红着脸说。

「好好好，不一样，下次姐姐不摸了。」

我只是一时觉得新奇。

他轻轻嗯了声，然后起身回房间。

我以为他生气了，想要哄哄他，夸奖道：「你的原形好好看，我好喜欢。」

我说真的，小小一只像毛球一样刚好能抱起，身上的毛飘逸光滑，尤其是那双漂亮的狐狸眼，眼尾微红上挑。

哪知他听了，脚步加快，迅速开门关门，动作一气呵成。

惨了，看样子小林真的生气了。

02.

第二天，我出门了，去赚钱。

走前留了一张纸条：小林，姐姐去工作了，在家要乖乖的。

虽然语气恶心了点，但也没办法，谁叫他昨天都不理我。

沐沐见到我，立马上前拉住我：「我说你，平时打几百个电话都不来，怎么今天就过来了？」

「噫，这不是没钱了吗？」

唉，妖也要处处花钱的呀，家里又多出一张嘴，生活雪上加霜。

小林跟猪似的，不，吃得比猪多。

「你呀你，赶紧的给我换衣服去。」沐沐带我到了更衣间。

对了，我是一名平面模特，兼职的。

没钱就来干活，有钱就在家躺尸。

今天的搭档是个男的，长得还不错。

拍摄过程很顺利，因此收工也很快。

换下衣服后，沐沐凑过来，一脸贼兮兮：「你是不是最近找了男朋友？」

我莫名其妙：「没有啊，你什么时候见我身边有男人出现？」

「外面有个男生说是来找你的，等了蛮久，你确定不是男朋友？」

我能想到的是小林。

「长什么样？」

「没瞧见脸，估计蛮帅的，一身打扮乍一看我还以为是哪个明星，还有啊，那条件一看多适合做模特。」

沐沐在继续说，无非就是想让我把人介绍给她。

我没理。

出了门口，就见到一个熟悉的身影。

那不是小林是谁？虽然戴着鸭舌帽，戴着口罩，捂得严严实实，我还是认出来了。

他正被前台小姑娘缠着，见到我就像见到救星。

「姐姐，我来接你回家。」

虽然捂住半边脸，但眉眼弯弯，满是笑意。

「你怎么来了?还穿成这样。」

「我在家无聊，想见你。我也不想这样穿，太热了，但不知道为什么总有女生追着我让我给她们签名，我只能这样打扮了。」

我没多想，随口一说：「可能你长得太帅了吧。」

「姐姐也觉得我帅吧。」小林的眼睛笑成了月牙，「那我和那个男的相比呢?」

「谁？」

「就是和姐姐一起拍照那个呀。」

「他没你好看。」我实话实说。

小林更加开心了，声音也染上了笑意：「姐姐，你渴不渴?我给你买水了。」

他从背包拿出一瓶水，拧开瓶盖，递到我嘴边。

我想接过，他不让，只好就着他的手喝。

他还问好喝吗。

我：……

你问我矿泉水好喝吗?

真是奇了怪，小林今天怎么了？开启了话痨模式？

「姐姐，我也想出来工作，想为姐姐分担。」

「你可别，像你这样一问三不知的，万一被骗了呢，还是老老实实在家待着吧。」

他眨了眨眼睛：「我懂了，姐姐是要包养我对吗？」

我忍不住一口水喷出来。

小老弟，你怎么老是想着包不包养？我严重怀疑他之前是不是干这个的。

回到家后，我发现——

我上热搜了。

一开始看到的时候，我根本没意识到这事有多严重。

直到我上了热搜，直到我被千万网友攻击……

那是一张小林喂我喝水的照片。

这是一张多普通的照片啊，可怎么就上热搜了呢？

关键是小林他不普通啊！

他真的是顶流明星俞述！！

这不怪我，我真的不知道，因为我从不关注娱乐圈的事，看电视也只看动画片，过的也是与世隔绝的生活，所以第一眼看到他的时候没认出来。

底下一大堆网友火热讨论，说我妄图染指男神，看我这么老一定是哥哥的阿姨，等等。

甚至还有网友扒出那条关于我拐卖儿童的新闻——

「她是妖，还是个拐卖儿童的惯犯！」

「让这种妖在哥哥身边，哥哥太危险了！」

「姐妹们，一起保护哥哥！」

.....

我真是气极，她们如何从照片看出是我把俞述抓了？

重点是我不过是比你们人类年龄大了些，哪里老了？告诉我！

本来想着告诉小林，但看到他在厨房欢快做饭的样子，我咽了咽口水，决定这烦心事就先不跟他说了。

至于他的身份，过两天再说吧。

然而我没等到和他说的机会，却等来了他的经纪人。

上了热搜之后，我收到了一个电话，没看直接挂断，对方还打来。

连续挂了几次，对方锲而不舍。

接通之后，对方说他叫范达，是俞述的经纪人。他要和我见一面，谈关于俞述的事。

来到约定地点，那人直接把一张卡推到我面前，说：「这是一千万。拿了这些钱，可以放了俞述了吧？」

我：……

把我当什么人了？有没有搞错？我真不是人贩子啊！

这钱很诱人，够我躺尸几百年了。

很想收下钱，可是收了的话不就代表我真的绑了俞述吗？可我没有啊，非但没有，还救了他。

如果我不收的话，又觉得对不起自己。

没想到啊，我居然有一天会被人用钱砸，这不就是沐沐爱看的霸总小说里面男主妈妈拿钱逼女主离开男主的桥段吗？

虽然性质不一样，但钱是一样的。

就在我内心无比煎熬、犹豫不定时，范达一挑眉：「嫌少？」又拿出一张卡，「两千万够了吗？」

我没动。

最后，他直接抱着我的脚哭：「美女，我就这么点钱，求你放过俞述吧。你不知道，我们已经找他好久了，都快疯了。只要你放了他，想要什么都可以。再说了，俞述你惹不起，虽然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抓到他的。你也是妖，如果被妖怪管理局知道你抓了俞述的话……」

他没再说下去，但我知道什么意思。

我还没忘上次被抓去派出所的耻辱事呢！

现在所有人都以为是我抓了俞述，估计已经报警了，说不定警察已经在路上了。

我极其不情愿地拿起卡（其实开心死了），不忘解释：「行吧，但是我没有绑架俞述哦，他是被我救了，失忆了。」

「懂，我懂。」

你懂个屁。

回到家，小林，不，现在是俞述了。

俞述正在沙发上看电视，见我回来了，一脸兴奋。

「姐姐，我做好饭了。」

唉，没想到我救的居然是顶流明星，而这个大明星还天天为我做饭。

「姐姐，你去哪了？」

我心虚，不敢看他。

那会儿我拿钱拿得没有任何心理负担，现在却觉得好像把他卖了一样。

我摸了摸口袋里的卡：「就……就出去逛了一下。」

「今天有个很凶的蛇精来找姐姐，我变成狐狸把他吓跑了。」
俞述一边给我夹菜一边说，「姐姐，以前一个人住在这里是不是很多妖找你麻烦啊？不过不用怕，以后我都会在姐姐身边，来一个我打一个。」

这顿饭吃得我难受，一想到俞述要走了，有种说不出的滋味。

就像他说的，以前都是我一个人住在这山郊野外，饿了就吃，饱了就睡。

来找我的不是挑衅的妖精，就是不会说话的小精怪。

可是俞述终归要走的，等到他恢复记忆的那天。

范达还说了，俞述是那支古老隐秘的狐族的一员，是我惹不起的一方。

我咽下饭，抬起头看向对面的俞述，说：「明天我带你去个地方。」

「好啊。」

我想要把今天的事跟他说，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算了，还是让范达说吧，毕竟关于俞述的事他比我知道的多。

这天，我和俞述站在某公司楼下。

他拉了拉我的袖子，「姐姐，我们来这里做什么？」

我没有说话，盯着地砖，犹豫要不要改天再来。

范达下来得很快，没有给我后悔的机会。

「小述！」

范达很规矩站着，但看得出来他在极力抑制嘴角的笑。

「姐姐，他是谁？」

范达回答得很快：「我是你的经纪人，范达。」

「姐姐，我不认识他。」俞述朝我靠近，揪住我的衣角。

「别怕，你先跟他走，他会告诉你一些事情。」

「好，那姐姐你不和我一起吗？」

我抬起头对上他那双清澈明亮的眼，是不是今天俞述跟范达走了，之后我们很难再见了？

「姐姐在家等你，你快去吧。」我强压住心里淡淡的不舍，把他往范达那一推，「快去，我在家里……等你。」

俞述看了看我，犹豫了一下，还是乖乖听话跟范达走了。

「姐姐，我很快回来，你就在这等我好吗？」他回头跟我说，眼底有些不安。

「好。」我扬起一个笑，挥挥手。

他好像怕我会走，又说了一句：「我真的很快就好，别走。」

等他进了电梯，我在原地站了一会儿，才转身离去。

没走几步，就听到：「姐姐？姐姐！姐姐——」

俞述在背后喊，我没敢回头看，加快了步伐，甚至跑起来，一口气跑回家。

03.

沐沐把我约了出去，见到我第一句就是从没见过我这副样子。

什么样子？

「死气沉沉的样子啊。」她凑到我耳边小声问，「我说，上次那个男人该不会真的是俞述吧？」

「你觉得呢？」我翻了个白眼。

「可以啊，看不出来你还有拐走大明星的能力。」

「你放屁，我没有拐他。」我用力捶了她一下。

「好，没有拐，人家自愿跟你走的，和上次那个小孩一样，被你的甜味吸引了，哈哈哈哈哈。」

「最近有没有拍摄任务？给我安排一下。」

「怎么？要变工作狂了，还是钱不够花了？」

我沉默了。

我有钱，但是我不开心。

这几天我都会不由自主打开手机查看关于俞述的消息，想要问问他怎么样了，才发现没有他的任何联系方式。

我习惯了有俞述的日子，总是会睡到等他来喊我起床，总会饿了等着他投喂。

可是他不在，家里一下子恢复冷清，空荡荡的，连带着我的心也变得空落落。

急需大量的工作来转移注意力，才能缓解这种让人抓狂的感觉。

这天，我百无聊赖躺在沙发上玩手机，刷到一个上千粉丝接机视频。

正想划走，画面一转，一张熟悉的脸出现在屏幕上。

视频里，好久不见的俞述戴着墨镜，露出精致的下巴，神情略显疲倦，无精打采的样子让人看着心疼。

他停在一个手捧同一种糖果做的花束的粉丝面前，微微俯身，声音温和：「真好看，是送给我的吗？」

那女生见到俞述和她说话，又惊又喜，像要晕倒了，被她的小伙伴搀扶着，激动到口齿不利索：「是……是。」

「谢谢你，我很喜欢。」

俞述站直身，环顾一圈，目光对准镜头，如有实质一般穿过屏幕落在我身上。

「我很喜欢吃草莓味的。」

像是说给粉丝听，又像是说给……

不知道为什么，我感到一丝开心，因为我就是草莓味的呀。

拍了一天的照片，满身疲倦，我躺在金棒棒上慢悠悠飞回家。

老远就看到门口站了个人。

我加快了飞行速度，快到时立马跳下，跑到那人面前。

「你怎么来了？」

俞述摘下口罩，露出一张炫目的脸，委屈巴巴：「姐姐，我想你了。」

没等我说话，他拉过我的手，用一双湿漉漉的眼睛看我：「姐姐，我想吃糖。」

我被看得心一软，变出一堆草莓味的棒棒糖，捧到他眼前：

「给给给，姐姐只有草莓味的哦。」

他接过后乖乖跟在我身后进门。

「你，最近怎么样？」

俞述咬着糖，嘴角一撇：「不好，一点也不好，他们总让我干好多活，我每天都好累。」

我把他上下打量一番，果然瘦了。

我心疼得安抚般摸他的头：「今晚姐姐给你煮好吃的。」

「姐姐真好！」他露出灿烂的笑，没几秒拉着我的手撒娇，
「就今晚吗？」

「嗯。」

俞述耷拉着脸，眼圈跟着红了：「你是不是不要我了？我有钱了，所以你不要赶我走好不好？」

这不是我能决定的呀。

「姐姐这里你随时都可以来，但是呢，你要知道你是个明星……」我没再说下去，因为俞述一副泫然欲泣的表情，快要哭了。

「……」

真受不了，我选择把眼睛一闭，不去看他：「算了，先不管，今天你就在姐姐这里好好休息。」

俞述留了下来，这个房子又恢复了热闹。

还在睡梦中的我感觉到脸上湿润润的。

一睁开眼，就对上一双乌黑发亮的眼睛。

狐狸形的俞述正趴在我的枕头边，见我醒了，用粉色的小舌头在我脸上一舔。

「我还没洗脸……」

小狐狸愣了一下，呜呜叫唤一声，钻入被子，只露出一条毛茸茸的尾巴。

看到这尾巴，我的手开始痒了。

他似有所感地转过头，脸红得连毛发都遮掩不了，「不许摸。」

不摸就不摸，摸其他地方总可以吧。

我一把扯过他，手在他后背有一搭没一搭抚摸着。

他舒服地闭上眼，耳朵一动一动的，真可爱。

手渐渐转移，我捏了捏他那尖尖的耳朵。

他的反应很大，一下子跳开了。

「耳朵也不给摸？」

「嗯。」他点点小脑袋。

「可以摸哪里？」总不能一身毛都不给我摸吧，「小俞述？」

「……」

他爬上我的膝盖趴下，小脑袋瓜枕着双爪，意思不言而喻。

我手指在他的后背一下接一下梳理，眼睛却盯着他那因舒服摇得正欢的绒绒尾巴。

「肚皮可以吗？」我好像有点得寸进尺了，「可以摸吗？」

他愣了瞬，乖巧地慢慢躺平，四爪朝天，露出柔软的肚子，黑不溜秋的眼睛一瞬不瞬望着我。

小狐狸腹部的毛虽短，却也极为柔软平滑。

我一边挠他的肚子一边感叹。

「你知道你这一身毛多漂亮吗？姐姐太喜欢了，冬天的时候把你抱在怀里一定很暖和。」

俞述的小耳朵折下，染了可疑的粉色。

我起了坏心，在他肚皮上微微用力抓了一下，他轻吟出声，像是被吓得哆嗦着四脚并用爬起，慌慌张张钻进了被子，只露出点点尾巴尖。

我哈哈笑了起来，正想把他揪出来，门铃响了。

一开门发现门口站着一只鸟，没错，还是只五颜六色的看不出啥品种的鸟。

它扑扇双翅，嚷道：「你这地方不仅鬼难找的，我还遇到一条超凶的臭蛇精，直接把我打回了原形。」

「你是？」

「小述呢，小述——」它扯着尖嗓子喊。

没猜错的话，眼前这只挥舞双翅蹦跶的鸟好像是范达。

「奇怪，怎么这么甜？」范达睁着米粒大的眼，里面充满疑惑，他朝我伸长脑袋，「你不会是个糖精吧，千年糖精？」

我没回答他，有些心虚，毕竟说好把俞述送回去的，谁知他又跑回来找我了。

如果俞述不跟他走，他会不会问我要回那两千万？

可我已经拿去买漂亮的裙裙了，呜呜呜。

「让让，我来找小述的。」他没再管我，迈着小短腿从我身下钻了进去。

俞述从房间出来，看到范达，表情马上变了。

「小述，快跟我回去，你还有戏要拍呢。」

「我不要，我不喜欢拍戏，要跟着姐姐。」

「由不得你，我们可是签了合同，你想要毁约？有钱吗？卡的密码记得否？述哥，别以失忆为借口耍无赖，你知道你失踪这些天堆了多少工作吗？」范达用小翅膀扶住脑袋，很是头疼。

俞述鼓着脸看向了我。

别看我，姐姐什么都不知道。

我对范达说：「要不先让俞述在这待几天，我开导开导他。」

俞述不是失忆了嘛，让他去做没有印象也不喜欢的工作，不产生排斥情绪才怪。

范达已经恢复人形，坐在沙发上跷着二郎腿，瞟了一眼我说：

「这样吧，既然小述这么黏你，不如你来给俞述当助理。不然，那两千……」

他还没说完，我直接用术法封住他的嘴，不能让俞述知道我为钱把他卖了。

「姐姐要做我的助理吗？好啊，那我回去。」俞述眼里闪着期待的光。

看着他那兴奋样，再想想被我花掉的两千万，我咬咬牙：「行行行，不就是一个助理嘛，我当。」

反正也没事干，当个助理也没什么，还可以照顾俞述，免得他又瘦下去，老是往我这跑。

我的行李不多，很快收拾好，一出房间门就见他们俩在说悄悄话。

「如何？你满意吗？」范达说。

满意什么？

我问：「你们嘀咕什么？」

见我出来，他们立马闭上嘴。

俞述很自然地接过行李，弯了弯嘴角：「姐姐，我们走了。」

04.

这两天我有很认真学习片场里其他明星的助理是如何做的，也把范达让我记的助理职责都记得滚瓜烂熟，但，好像根本就没有用得到我的地方。

就像现在，只要俞述一休息，范达不是给他擦汗递水就是按摩捶背，丝毫用不到我。

俞述坐在躺椅上皱着眉看剧本，戏服大开，微敞的领口露出精致的锁骨及大片白皙的胸膛。

我悄悄瞄了一眼又飞快收回视线，注意到周围的小姑娘都看着这边，准确来说是看俞述。

心里莫名有些不快，我上前拢好他的衣领。

「热~」俞述撒娇道。

「热也得忍着。」我手中的扇子转而给他扇风，「全组的小姑娘都盯着你看呢。」

他轻飘飘朝她们看去，声音带些漫不经心：「看就看吧，反正我是她们得不到的男人。」

「你说什么？」我的嘴角抽了抽。

「我在念台词啊。」他指着剧本上的一句话，继续念，「可笑，女人你只配肖想我。」

「……」怎么这台词让我有些无语呢。

扇子一下接一下扇动，吹起俞述额前的碎发。

他在认真看剧本，而我在看他。

话说今天的这套戏服衬得他清隽矜贵，偏偏眼尾微挑，目若桃花，像极了只天生魅惑人心的狐狸。

他本就是只狐狸，一只无须做任何事就能魅惑他人，让人着迷的狐狸。

「姐姐，你在看什么？」俞述抬起眼眸，眼里是点点笑意。

我很诚实地说出心中所想：「看你，你长得真好看。」

他弯起了嘴角，抿嘴轻轻笑开了。

这时，一只妖引起了我的注意，就站在离我三米处。

无他，因为他是一只冒着冷气的妖。

我可热死了，如果是在平时，我早就躲在我的小房间凉快了，哪像现在热得冒汗。

靠近他一分，就凉爽一分，所以我忍不住朝他走去一步。

俞述出声叫住了我：「姐姐！」

「怎么了？」

「你知道你现在像什么吗？」他凝视我的眼睛，语气带着些许不快。

「什么？」

俞述不满地哼道：「渣女，一边说我好看，一边看别的男人。姐姐，我不许你看他。」

我看着他气鼓鼓的样子，笑了，「我看他做什么，他又没我家俞述好看。」

他挑了挑眉，心情好像不错，「那是。」

「你还挺自恋。」我忍不住伸出手捏了捏他的脸。

他像被电到一样跳起，脸悄悄红了，「要……要开拍了……我过去看看。」

说完，他跑得飞快。

趁着俞述在拍戏，我问范达：「那个冒冷气的妖是谁啊？」

范达轻哼一声：「费络，一个冰块脸呗。他除了拍戏之外，整天就是冷着一张脸，别指望他能给你什么好脸色。」

范达顿了一下，压低声音说：「还有啊，别和他走太近，小述不喜欢他，别怪我没提醒你。」

「为什么呀？」

「因为他是菠萝味雪糕，小述对菠萝过敏。」

啊，这……

我看了一眼不远处的费络，原来是雪糕妖啊，难怪冷冰冰的。

经过几天的相处，我发现范达简直就是俞述骨灰级别的小迷弟。

他整天在我耳边念叨：小述今天的造型真好看，小述的眼神杀到我了，发型师不小心扯断了小述一根头发呜呜呜……

「小迷虽然失忆了，演技还是和以前一样精湛，演什么像什么，一秒入戏。」范达对俞迷夸奖的话就没停过。

「你看过小迷主演的《东方明狐》吗？」

「没有。」我拿起桌上的西瓜片咬了一口。

「《信手拈狐》《夜里飞狐》呢？」

吐出几粒西瓜籽，我答道：「没有。」

范达连续问了好几个我听都没听过的剧名，我一直摇头。

最后他恨铁不成钢地说：「不是我说你啊，就算对小迷的戏不上心，就算你是妖，也不能和这个世界脱轨，能不能活得像个人样啊，一问三不知，什么都不知道，吃吃吃，就知道吃。」

我咬着西瓜不说话。

哪里没有人样啦，我不就是佛系了点嘛，简单来说就是死宅肥。

不过确实，和别的妖对比我越活越退化。

很多妖几乎都被人化了，很好融入了人类，就连沐沐作为一只兔妖，都搞起公司了。

还有范达，一开始我以为他是人，没想到是只聒噪的小鸟妖。

范达小声嘀咕一句：「我真是请了个祖宗回来。」

我没搭理他，继续往嘴里塞吃的。

西瓜吃多了，跑厕所的次数也多了。

急匆匆冲进厕所，冷不防间撞到一个人。

「抱歉抱歉。」我连忙退到一边向她道歉。

「什么人嘛，冒冒失失的，是怎么当上俞述助理的？」她白了我一眼，气汹汹走了。

上完厕所后，路过一间休息室时，门嘎吱开了，一只纯黑的狗用爪扒拉门。

它穿着小裙子，耳朵系了个可爱的蝴蝶结，脖子的叮当小巧精致。

真漂亮。

我蹲下身，笑着朝它招手。

它犹豫了一下，才迈着小碎步跑到我面前，然后就是用鼻子在我身上嗅。

「姐姐，你真甜。」小狗说话了。

我讶然，这竟是只妖。

它舔了舔我的手指，琥珀色的眼睛瞬间亮起，短短的尾巴左右晃动，无不表示它此刻愉悦的心情。

「姐姐，你怎么这么甜呀？」

「因为姐姐是棒棒糖啊。」

「糖？我还是第一次见到棒棒糖精。」它用脑袋蹭了蹭我，尾巴在摇啊摇。

我变出一颗棒棒糖，拆开包装递到它嘴边，「喜欢吃吗？」

它一口咬下，尾巴摇得更加欢快了。

我盯着它乌漆的尾巴，想起了俞述那条银白的尾巴，不知道小狗妖的尾巴摸起来怎么样。

「我可以摸一下你的尾巴吗？」

「可以呀。」它大大方方将屁股伸到我面前。

短短的尾巴毛茸茸的，像个小毛球。

「荔枝。」一记低沉的声音响起。

我抬起头，看到来人是费络。

小狗妖两下跳进了费络的怀里，张嘴打了个哈欠，懒懒地靠在他的臂弯。

真可惜，只摸了两下。

「这是你的狗吖？很可爱。」

费络没说话，面无表情看着我。

看得我心里发毛，就好像我碰了不该碰的东西。

「你是俞述的助理？」他的声音和身上的冷气一样冷。

「是啊。」

他又不说话了。

真尴尬。

我只好挠挠头开口了，「你是雪糕妖，还真不常见，不过你怎么不把妖气收一收？多冷啊。」

虽然我很喜欢，但是常人受不住啊，这片场多数是人。

他回了个冷漠的眼神。

冷啊，真冷。

我搓了搓手臂上的鸡皮疙瘩，突然想起了范达说的话。

做贼心虚地看了一下四周，结果发现俞述正站在拐角处看着我们，紧抿着唇，神色不明。

范达站在一边对我做出用手抹脖子的动作。

俞述撇开眼，转身就走，看上去好像生气了。

糟糕！

我忙追上去。

他进了休息室，门没关。

一进去就看到他双手环臂坐在沙发上，满脸写着「我不开心」。

「俞述，你是不是生气了？」

「嗯。」俞述闷闷答道，看着我欲言又止。

「对不起啊，下次我不会和那个谁，哦，费络，我不会和他说话了。」

「才不是因为这个。」

「那是因为什么？」

他轻叹一声。

「姐姐，你可不可以不要摸别的妖的尾巴？」

「别的妖也有规矩吗？」

「……不是，是我，不喜欢。」

「这样啊。」

虽然不知道俞述为什么不喜欢，但我也不是非要摸。

「那姐姐以后不摸其他妖的尾巴。」

「嗯。……只能摸我的。」俞述用小得不能再小的声音说。

我怀疑自己听错了。

他飞快瞟了一眼我，干脆用行动表示，变成了一只小狐狸，跳到我的怀里。

「只能摸我的尾巴。」他的声音闷闷的，耳朵红红的。

想起上次他排斥的样子，我不确定地问了一遍：「真的？」

「嗯。」声音不大，但足以听见。

茸茸的尾巴抬起，搭在我的手上，尾巴尖尖在手心轻扫而过，留下一阵酥麻。

我欣喜若狂。

终于可以摸到俞述的尾巴了，天知道我有多想。

以前我从不知道自己喜欢毛茸茸的东西，直到把狐狸俞述抱在怀里揉搓他的毛发，我才知道原来撸毛是这么开心的一件事。

小狐狸尾巴毛发浓密，银白如雪，没有一丝杂毛，五指陷入其中立即隐没，柔软且蓬松。

俞述的耳朵欢快地一抖一抖的，并且舒服得从喉咙发出呜咽声，反应过来的他忙用双爪捂住嘴巴，悄咪咪看了我一眼，目光微闪。

简直太可爱了，谁能抵挡得住？

真想亲他一口。

于是我低下头亲在了他的眉心。

他猛然抬头，黑亮的眼睛里满是错愕，羞愤欲绝地捂住双眼，「你怎么……怎么可以……亲我？」

「因为你太可爱了，好喜欢你呀。」我笑眯眯地说，手陷在他的毛发里揉搓。

俞述悄悄睁开一只眼看我，然后将小脑袋瓜枕在我的膝盖，用极小的声音说：「我也喜欢你。」

我没听清，「你说什么？」

他轻哼一声，像是难为情，缩成了一团，不理我。

我揉揉他的耳尖，搓搓他脊背的毛发，撸撸尾巴，欢快地哼起歌。

如果没有范达的打扰的话更好了。

「小述——」

范达的头探了进来，看清我抱的是什后目瞪口呆。

「小述，你……」他指着我怀里的小狐狸，视线落在我的手上，一脸难以置信。

「快放开我的小述，不许欺负他！」

「闭嘴。」

俞述羞愤地瞪了他一眼，跳下地，变回人形。

范达咬着嘴唇，泫然欲泣，「明明我和小述才是最亲密的，我都没有摸过他的尾巴，你竟敢、竟敢……胁迫他！你这个恶女！」

我的嘴角抽了抽。

「你可知摸尾巴对狐族……」他没能继续说下去，被俞述打断了。

俞述脸上闪过慌乱，好似被撞破了什么不得了的秘密一样。

「姐姐，别理他。」

说完，他把范达直接拖走了……

05.

范达最近变得很奇怪，总是用一种幽怨的眼神盯着我，无论我走到哪都能感受到如有实质的目光像刀子唰唰唰插在我身上。

「你这样让我很害怕欸。」我努力回想是不是哪里得罪了他。

不说话还好，一说，范达就像个怨妇开始数落我的「罪行」。

「自从你来了之后，我的地位受到了严重威胁。以前小述渴了饿了累了难过了都会第一时间找我，可是……现在他已经不需要我了，不需要我了……」

他边说边抹不存在的眼泪。

「你到底有什么好的？除了能变出糖给小述还会什么？」

我说：「要不你把我辞了吧。」

「你想得美！」他气呼呼瞪我一眼，双手抱臂走到一边，「我的钱是不能白花的。」

结果没一会儿，他走过来站到我面前小声问：「你到底知不知道狐狸的尾巴不能随便乱摸的？」

「知道，俞述之前就和我说过。」

「既然知道，你为什么要摸？」他刮了我一眼。

「他让我摸的啊。」

范达的表情变得古怪起来，「不可能！你们是什么关系？」

我反问：「你觉得是什么关系？」

范达愣了一下，忽然捂住心口，痛心疾首道：「不会是我想的那样吧？怎么可以？你们怎么可以背着我爱？」

「你胡说什么？」我看你是戏精上身了吧，「你觉得可能吗？」

他压低声音说：「不然呢？小述为什么要给你摸他的尾巴？只有狐狸的伴侣才能碰对方的尾巴。」

我愣住了，对他说的话有些没反应过来，只有狐狸的伴侣才能摸他的尾巴？

那俞述他为什么……

想起第一次摸他尾巴，他抗拒的样子让我只当是他们狐族的规矩。可那天摸他尾巴时，他羞红的脸和不自然的神态……

甚至还因为我摸了别的妖的尾巴生气。

俞述他，该不会喜欢我吧？不然为什么让我摸他的尾巴？

这一想法刚冒出，我自己都吓了一跳，心毫无预兆地怦跳了几下。

但这想法很快被我抛开了，俞述应该不喜欢我，让我摸他的尾巴也不过是不忍心拒绝我。

他是个心思单纯又极易害羞的人，顶多只是把我当成姐姐来对待。

我起床的时候，俞述已经在楼下做早餐了。

「姐姐，今天只有我们两个在家。」俞述的声音透了些愉悦。

是了，现在我住在俞述家。

范达平时只要有空都会过来这边一趟，估计今天陪他的老婆吧。

没想到啊，范达居然结婚了，对象还是个人类女孩。

现在我和俞述共处一屋，放在之前并不会觉得有什么，但自从知道他尾巴的秘密之后，多少有些不自在。

尤其是他变成狐狸身让我摸尾巴时，天知道我一边拒绝一边看着他蓬蓬茸茸的尾巴在眼前晃忍得多难受。

吃完早餐后，俞述在看剧本，而我在看偶像剧。

家有明星，不得不让我产生了看偶像剧的喜好。

最近在追俞述主演的《花丽狐少》。

哪知一开电视，第一幕就是男女主亲吻的画面。

一对俊男靓女亲得难舍难分。

我不由发出啧的一声。

俞述抬起眼皮子看了一眼，明显有些慌，连忙解释：「姐姐姐姐，那是借位，没有真的亲上。」

我面无表情地盯着屏幕，里面的俞述捧着女主的脸吻得认真且深情。

他有些急，拿起遥控器摁快进，「姐姐别看了。」

「姐姐，真的是借位，」俞述再次解释，「我到现在都还没有……没有亲过女孩子。」

我这才扭头看他。

他以为我不信，涨红着脸：「真的。」

「你不用跟我解释。」

男女主的感情戏不都会有亲吻这一环节吗？

只是为什么我的心里有些不好受呢？

「我怕你误会。」

「我误会什么？这不是你的工作吗？对演员来说不是很正常吗？」
我笑得一脸无所谓。

俞述张了张嘴却没再说什么，蹙着眉。

下一秒，他变成狐狸，跳入我怀里，用脑袋蹭我的手臂，声音低沉有些闷，「姐姐，你好久没抱我了。」

尾巴轻轻扫过我的手臂，我的身体一僵，简直就是赤果果的勾引啊。

我叹了口气，哪敢再对你动手动脚？

偏他用可怜又委屈的眼神看着我。

心里头冒起了一股奇异的感觉，来不及思索，俞述仰起头，用温热的舌头舔我的下巴。

「姐姐好甜。」

我恶声恶气道：「不许舔。」

再舔你就完蛋了。

闻言，俞述露出受伤的神情，可怜兮兮缩成毛团趴在我膝头。

我的视线回到屏幕上，但心定在了那条摇晃嚣张的尾巴上。

最后咬了咬牙，提起他的后颈将他撵了下去。

他睁大眼睛愣住，似乎没反应过来又或者以为自己做错了什么，不安地用爪子抓沙发。

余光里，他悄悄红了眼圈，慢慢向我靠近，蹲坐着，小脑袋试探性靠在我的肩上，讨好似地蹭了蹭。

「姐姐，你是不是在生气？」

看到他小心翼翼的样子，我心底一软，揉了揉他的脑袋：「没有。」

我哪有生气，就是觉得不该和俞述这么亲近了，特别是不能随便摸他尾巴。

他的眼睛亮了起来，撒娇道：「姐姐，我想吃糖。」

我的心莫名软了下来，叹了口气，变出棒棒糖，真是对这个又软又萌的小家伙没有抵抗力。

俞述捧着棒棒糖用舌尖轻轻舔，歪歪斜斜靠在我身上，尾巴欢快摇动。

有种说不出的可爱。

我忍不住用手在毛茸茸的脑袋上揉了下，转而去挠他的后颈，指尖触碰到跳动的动脉，一下两下，亦如我的心跳。

「小述。」

「怎么啦，姐姐？」俞述抬起头来，黑亮纯澈的双眸映着我的倒影。

对视的那刻，我听到心跳如鼓声一般。

心下一动，我笑着问：「你，成年了吗？」

「成年啦。」

「……你可以谈恋爱吗？」

摇动的尾巴停下，慢慢垂下，他的目光轻飘飘扫了一眼我，轻轻嗯了声。

两指捏了捏他的耳朵，我又问：「小述啊，你有没有喜欢的人？」

他的双眸微动，「……有。」

「谁呀？」

俞述像是被吓住，猛地窜到抱枕下，想要用小小的抱枕隐藏住身躯。

拽了好几次他都不肯出来。

最后我放弃了，站起身，对着鼓起来的那团说：「我要出去一趟，你好好待在家。」

「姐姐，你要去哪里？我也要去。」俞述变成人形，顶着大红脸跟在我身边。

我坐在金棒棒上，朝全副武装的俞述伸出手，「上来。」

他欢喜握住我的手，坐上来之后没有放开。

我低头扫了一眼。

他有些慌乱地解释：「我……我怕掉下去。」

我勾起嘴角，反握住他的手。

「怕掉的话不如抱着我。」

他愣了一下，「……可以吗？」

我扑哧笑出声，「你还真想啊。」

俞述戴着口罩，虽然看不到他的表情，但他的耳朵呀瞬间红了。

天气很晴朗，微风拂过耳畔。

不用回头都能感受到一道炽热的目光停在身上。

我现在才发现，其实小狐狸的心思呐，很好猜，藏都藏不住。

「再靠近一点。」

「对，很好。」

摄影师连按了几个快门。

沐沐说找不到合适的模特，非得让我过来，穿这么高的鞋子真是累得够呛。

「各位辛苦了。」

沐沐扛了一箱矿泉水过来，分发给工作人员。

她靠近我，朝那边正双手环胸一脸郁闷看着这边的俞述努了努嘴，「他怎么也来了？」

「我现在是他的助理。」

「行啊，这么快就勾搭上人家了。」

「你用词能准确点吗？」我扬了扬拳头，示意她敢乱说话就把她揍一顿。

「好，」她笑了两声，好不猥琐，推了我一把，「快去，别让你家大明星等久了。还有，帮我要几张签名照哦。」

「工资记得结。」我摆了摆手。

沐沐翻了个白眼，「放心，不会少你一分钱。」

我问俞述：「肚子饿了没？去吃饭吧。」

「好。」

他异常地安静。

「怎么了？」

他双手插兜，样子有些别扭，声音沉闷：「我不喜欢那个男人靠你那么近。」

哈？是指我的搭档吗？

「我也不喜欢你和别的女演员那么亲近。」

俞述瞪大眼睛，想说话又不知该说什么来反驳。

「我没有。」

我正想说些什么，突然间，被人从身后一把抱住。

「糖果姐姐！」

随之而来的是一股冷气。

「糖果姐姐，我是梨枝，我终于化形了。」对方热情地搂住我的手臂，「你瞧，我的人形好看吗？」

一个长发及腰的清丽少女正笑意盈盈看我，她转了个圈。

原来是那只小狗妖啊。

她身边站的是浑身上下包裹严实，只露出一对眼睛的费络。

「姐姐，你们这是要去哪？」梨枝问。

「吃饭。」

「正好，我们也是去吃饭，姐姐，咱们一起吧？」她摇了摇我的手，语气撒娇。

一语不发的俞述默默拉起我的另一只手。

我看了一眼他，悄悄挠几下他的手心。

他慌慌乱乱瞄我一眼，然后低下头。

菜陆续上桌。

俞述夹了一块鱼肉给我，但凡是喜欢吃的都夹到碗里。

「姐姐，你们……」梨枝的目光在我和俞述身上流转，打趣道，「你们的关系看上去很不一般。」

「嗯，确实不一般。」

我轻飘飘瞥了眼俞述，只见他低垂下眼睫，嘴角微微翘起。

梨枝的眼里闪过八卦之光，不过很快被新上的麻辣排骨吸引住了。

她热情得让我有些招架不住，看得出她非常喜欢我。

不知道是不是错觉，我感觉好像越来越冷了。

我夹起一片青菜放到嘴里，有些凉了……

「费络，能不能把你的妖气收一收，菜都要凉了？」梨枝吐出一块骨头，凶巴巴说道。

话音刚落，冷气瞬间收敛许多。

费络还真是和他本体一样冷冷冰冰，从头到尾没说过一句话。

不过一会儿，就瞧见费络用手帕擦拭额角。

我笑出声，这个雪糕妖比我还怕热。

手指忽地被捏住，俞述撇着嘴角看我，一脸不满。

「怎么了？」我小声问。

他用口型说：「不许看他。」

我暗暗发笑，得，这家伙吃醋了。

离别时，送了一堆棒棒糖给梨枝，她开心得猛亲了我几口。

「姐姐，以后我能不能找你一起玩？」

「当然啦。」

他们走后，俞述侧头看我，问：「姐姐，你是不是很开心？」

我轻轻点了点头，用脚尖把地上的石子踢远。

可能是以前我的生活过于枯燥，很少与别人接触，毕竟活了上千年早就看淡一切，也没什么好期待的。

但是现在的我在慢慢变化，身边出现了各形各色的人和妖，陪伴我的不再只是精怪，最重要的是身边还有一只温软羞涩的小狐狸。

虽然不知道什么时候不再需要我做他助理，但至少现在还需要。

「以后我都会陪着你的。」他轻轻握住我的手。

抬起头与他的目光对视，我冲他一笑，伸出手摸他略显肉感的耳朵，「好，这可是你说的。」

俞述移开视线，露出一截白皙脖颈噌噌变红。

真想扯下他的口罩，看看他羞红脸的样子。

谁能想到这张漂亮魅惑的脸下藏的是一颗纯情软绵的心。

06.

戏拍完了，杀青的饭局我没有陪俞述去，我本来就不喜欢这种热闹的场所。

洗完澡后，手机上有好几个未接电话。

回拨过去，那边传来俞述的声音，有些哑。

「姐姐。」

「怎么了？」

他没有说话，等了一会儿才听到他说：「我想你了。」

我笑了一下，在床上躺下，「想我的话早点回来。」

俞述说「好」的时候，尾调上扬，带了些许欢愉。

「少喝点酒。」

「好。」

「还有什么想要跟姐姐说的吗？」

「嗯，这里太无聊了，好想你，想听听你的声音。」他软软的声音伴着电流声传入耳中，激起一阵酥麻。

我能想象到俞述委屈巴巴的眼神，真想摸摸他的脑袋，把他抱在怀里全身揉一遍。

聊了十几分钟，才把电话挂了。

原本我是要去睡觉的。

不过再等等吧，等俞述回来。

两个小时过去，他们回来了。

不过是范达抱着狐身的俞述回来的。

「小述这是怎么了？」

听到我的声音，俞述抬起脑袋，费力睁开眼睛，迷迷糊糊环顾一周，看清我的方位后，一跃而起，准确无误地跳入我的怀中。

「姐姐~」他呢喃一声，然后靠在我的臂弯蹭了蹭。

看着怀里的小狐狸，心里一片柔软，只是这一身的酒味——

「你们喝酒了？」我皱起眉头。

拎起小狐狸，只见他双颊醉红，昏昏沉沉。

「范达，你带小述去洗澡。」

范达没应声。

转过身子看到他四仰八叉倒在地上，嘴里不时冒出几句醉话。

「亲亲老婆~」

看了一眼怀里同样醉醺醺的俞述，我只能认命地抱他进浴室。

我一手托着俞述的脑袋，一手将水往他身上淋。

茸茸的毛发紧贴他身上，他紧闭着眼睛，无意识发出哼唧声。

还好有毛发遮住，不然看到不该看的地方，我可就罪过了。

挤了些沐浴乳，一边涂抹一边感叹这一身柔顺的毛。

话说，这不算看了他的身子吧。

正想着，手下的触感一变，光滑细腻……

我愣了一瞬。

人形的俞述正满身泡沫躺在浴缸里，双眼微阖，修长的双腿伸出缸外。

我尖叫出声，慌忙之中举起食指对准俞述，红光飞入他的眉心。

扑通一声，小狐狸落入水里。

我忙将其抱起。

惊魂未定，心怦怦乱跳，脑海里挥之不去的是刚才活色生香的一幕。

这下该看的不该看的都看了。

过了会儿，俞述悠悠转醒，迷迷糊糊对我露出一个憨厚乖巧的笑容，滴水的尾巴摇啊摇。

「姐姐！」他带着水花扑到我的身上，双爪扒拉我的肩膀，温热的舌头在我的脖颈舔，喃喃道：「我要吃糖，要吃糖……」

温热的触觉让我的身体一僵，脸上热气蒸腾而起，我羞中带怒，揪住他的后脖颈，恶狠狠对他说：「给我老实点！」

你别以为你现在是狐狸身，我不敢揍你！

俞述瞪着湿漉漉的大眼，嘴里一直叫「姐姐姐姐」。

我直接把他摁到水里，匆匆洗完，用浴巾包住，只露出一双眼睛。

真是被他吵烦了，下次再敢喝酒，看我不打烂他屁股。

我深呼吸一口，强行压住要跳出喉咙的心，脸滚烫得很。

好家伙，给他洗个澡，我身上都湿了。

吹干毛发后的俞述像被电击一样全身的毛发竖起，像极了大大软软的棉花糖。

将他往被窝一塞，我说，「乖乖给我睡觉。」

俞述像是听懂了一样点头，冲我一笑，乖巧得很。

你以为他很乖，假象！都是假象！

刚把门一关，里面就传来东西掉地以及玻璃碎掉的声音。

开门一看，好极了。

地上一片狼藉，罪魁祸首坐在其中。

见到我，俞述咧开嘴摇起尾巴，费劲站起，脚步飘浮向我走来。

再往前走就是一摊碎玻璃了。

我闪身过去，迅速拎起他。

「你在干吗?!」

俞述偏头探出小舌头舔了舔我的手腕，挥舞四爪想要我抱。

「姐姐，不要走~」

软糯的声音钻进耳蜗，酥酥痒痒的，心莫名软了下来。

「好，姐姐不走。」

「我要和姐姐睡觉。」

嘭，我的脸又红了，俞述知道他在说什么吗？

看着他天真迷糊的眼神，我闭上眼睛，算了，先哄他睡着。

换好湿了的衣服，我钻进被子，俞述主动靠过来，趴在我的肩头用一双湿漉漉的眼睛瞅我。

就这么瞅我，也不说话。

鼻尖充斥着一股沐浴乳的清香。

我别开眼，把他的头摁到枕头上，「睡觉去。」

俞述呜咽一声，还是保持着原来的姿势偏头看我，直到累了，头歪到一边。

结果这个消停了，另一个开始吵了。

楼下的范达竟唱起了歌。

「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想要飞呀飞却飞不高……」

我的额角青筋突突，这只鸟，还破音了。

怀里的小狐狸被吵得身子一颤，向我靠近几分，发出不满的哼唧声。

手放在他头上摸了几把以示安抚，然后下楼把又唱又跳的范达打晕，喊来他的人类媳妇接他回去。

回到房间后，俞述醒了，坐在床上呆呆望着我。

迷糊可爱的样子真想让人狠狠揉搓一番。

我一把将他抱入怀里，用手指在他背上顺毛。

「怎么醒了？」

他翻了个身，换了个舒服的姿势靠在我怀里，眼睛一瞬不瞬看我。

软绵的模样让我想要把一切给他。

小狐狸啊，怎么能这么可爱黏人？

心弦莫名被拨动了一下，我垂下眼皮，凝视他的双眼，声音柔和：「小述，变成人形吧。」

他一副迷迷糊糊的样子，看来没听懂我说什么。

松了一口气，没听懂也好。

我对准他的唇飞快啄了一口，然后看着他。

心里升起一股期待，期待他能给点反应。

但，我想多了，喝醉的小狐狸会有什么反应？

俞述呆愣了几秒，眼眸睁大了几分，红霞在脸上晕开，然后捂着眼睛呜咽一声，快速钻进了被子。

原来还是有反应的，至少还懂得害羞。

我的脸红了，不该冲动的。

原本想着等俞述睡着了再离开，没承想，我累得睡过去了。

隐隐约约感觉到一团毛茸茸的东西靠过来，伸出小舌头舔一下我的脸，然后蜷缩在我的臂弯。

第二天醒来的时候，习惯性伸手去找抱枕。

结果，摸到了一条手臂。

脑袋当机几秒，才想起来我睡在俞述的房间。

赶紧蹑手蹑脚爬起，紧张又心虚，虽然是他邀我一起睡觉，但那是在不清醒状态下，万一等下他醒了，岂不是很尴尬？

扭头看了一眼睡梦中的俞述。

他安安静静躺在一旁，头发蓬松凌乱，明亮的光线穿过大开的窗，照着他那漂亮的五官，干净且纯粹。

我深吸一口气。

怕什么，不就是一起睡吗？咱啥都还没干呢。

我不由靠近几分，看着这美好的画面，我想起了昨晚那如玉似的身体。

该死，我居然在肖想他的身体！

我盯了好一会儿，发现俞述的脸慢慢变红，长睫轻颤。

立即明白过来，他在装睡！

我起了坏心思，凑到他耳边吐气，「小述……」

唇瓣擦过他的耳廓。

他的脸一下子红到了耳根。

我一下来劲了，释放出妖气，一股甜味以我为中心向四周散开，瞬间，满屋甜蜜包裹住我俩。

俞述的气息有些紊乱，喉结上下滚动，看上去忍得难受，却仍不肯睁开眼。

算了，小狐狸太害羞了。

把妖气收回，直起身，正想翻身下床，手腕突然被抓住。

「姐姐，你不能，这么欺负我……」俞述的嗓音低哑，难为情地单手遮眼。

我上前拿开他的手，笑了起来：「我怎么欺负你了？」

俞述不说话，脸透红透红的，一双眼睛浸水似的，莹莹发亮。

含羞带怯的模样真是让人想要狠狠爱护一番。

我把手轻轻放在他的胸膛上，感受到掌心下心脏的剧烈跳动。

正想有所行动时，房门被推开了。

范达出现在门口，「小述，醒了吗？我给你煮了……」

话音骤停，紧接着是一道尖锐的声音：「呀！你们在干吗？快给我下来！下来！」

范达跳着脚喊叫，「你这只臭糖精，趁着我不在，居然敢把小述……」

「你！给我过来！」他指着我。

下楼的时候，范达已经恢复如常，只是脸色不大好看。

如果可以的话，我猜他一定会把我生吞。

我也没等他说话，直接开门见山：「我喜欢小述。」

范达挑了挑眉，没有吭声。

「我想要和他在一起，你不同意也得同意。」

他扯着嗓子吼：「我还能阻止你们吗？我能不同意吗？你们都已经这样那样了，昨晚我就不应该离开的！」

我很想说，其实你误会了。

但看他想要把我生吞活剥的样子，还是决定让他误会吧。

哪知范达突然哽咽起来，「我把他从那么小一只看护到大，就从未让他吃过苦，虽然我知道他终究是要离开我的，没想到这一天这么快，呜呜呜。」

他一边用指尖把眼角的眼泪弹飞，一边拿纸巾擤鼻涕。

想想，范达本就是硬汉的长相，这一流泪让我想起了那个头扎小辫子满脸络腮胡的猛男落泪的画面，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范达，你知道吗？你哭起来让我特别想揍你。」

「你滚！」被拆穿的范达羞愤得咬牙切齿冲我吼。

我很麻溜地滚了。

上楼后，我看到俞述从房间探出头张望，一见到我就吓得想要关上门。

在门关上前那一秒，我挤了进去。

「你都听到了？」我把他圈在墙角。

他不敢看我，满脸通红，双手无措地抠墙板。

我向他逼近几分：「你呢？喜不喜欢我？」

「喜……喜欢……」

他清润的双眸含羞扫了一眼我，轻咬下唇，耳根泛红。

「很喜欢。」又补充一句。

周围的空气都因这句话变甜了。

心里溢满了喜悦。

要命，这是什么妖精！撩得我心动无比。

这么软乎的俞述谁不喜欢啊！

见我久久不说话，他抬起眼皮看我，四目相视，他慌慌张张躲开了，轻颤不已的长睫暴露出内心的紧张。

微挑的眼角带着勾人的意味。

我伸手捂住他的眼睛，凑近耳边问：「小述你，是不是对我使了魅术？」

「没有，我……我擅长的并不是魅术……」

他轻眨双眼，长睫划过手心。

我盯着近在咫尺的薄唇，咽了咽口水，「不然的话，姐姐怎么会被你迷得想要对你做坏事呢？」

俞述喉结滚动，想要拉下我的手，被我止住，「不许动。」

话音刚落，我伸手搂住他的脖颈，踮起脚尖，将双唇贴了上去。

俞述有些慌乱，不知所措，身体绷紧，紧贴墙壁，任我采撷。

草莓的香甜在房间弥漫开来，满心满肺都是甜意。

我捏了捏他温热的耳垂，引得他一阵战栗。

好了，不能把小狐狸欺负得太过。

07.

俞述害羞得很，面对我的时候，脸皮实在太薄，从不敢主动亲我，只会用行动表现出对我的亲昵。

会安安静静坐在我的身边用脑袋蹭我，会拉起我的手冲我笑，会因为我亲了他傻笑半天……

而我每天都在想如何才能吃掉我的小狐狸。

这天我揪住他，恶狠狠问：「你为什么从不主动亲我？」

他支支吾吾了半天才说：「因为你太甜了，总是……总是让我忍不住想要亲你……」

我愣住。

因为这个？好吧，我承认这段时间总会控制不住妖气，还不是因为太开心了。

「想亲我的话就亲，难道我会打你吗？」

「我……我是怕我受不住……」俞述捂住双眼不看我，耳朵红得滴血。

算了，得慢慢来，慢慢调教。

于是，我们去看了电影。

我随便挑了一个电影，以为是爱情电影，开头也确实符合，但看着看着就变了。

猝不及防间，一个血淋淋的脑袋出现在屏幕上，全场尖叫起来。

就连俞述都被吓得变成狐狸钻进我怀里瑟瑟发抖。

这哪是爱情电影，分明是恐怖片！幸亏我胆大。

诡异可怖的笑声在回荡，屏幕上时不时出现血腥的画面。

我倒是不怕，反而兴致勃勃，十分期待接下来的剧情，但俞述……

「小述，你往哪里钻呢？」我红着脸把他从怀里揪出来。

这家伙在我怀里乱动，不知占了我多少便宜。

俞述一动不敢动，哆嗦两下耳朵，声音软软的，「我怕。」

耳朵折下试图阻隔声音，四爪规规矩矩曲着，神情委屈又害怕。

怪我怪我，不过这电影名字也太让人误解了，叫什么「难忘婚礼」。

「不怕不怕。」我将他揽入怀，轻抚他的后背。

总之这场观影体验很不好。

明明我是想要看一场浪漫美好的爱情电影，借机增进我们之间的感情，更加亲密些，怎么就……

回去的路上，我去买奶茶的工夫，俞述就被认了出来。

我只好坐在不远处的长椅上等着。

俞述被一群女孩子围在中间，高出她们一个头的他微微弯腰，很耐心地签名，尽管戴着口罩帽子，也依旧能看出他嘴角挂着浅笑。

他往我这边看了一眼，眼含歉意。

午后阳光透过树叶，点点金光撒在他的身上，散发着柔和光芒，干净美好。

一想到这样的男孩是我的，心里一阵开心，就连手里的无糖柠檬水都变甜了，脚尖不由打起节拍。

突然一股异常的味道扑鼻而来。

我的身边不知何时站了一个浑身散发着怪味的妖精，她背着小书包，流着泪看向俞述那边。

「呜呜呜——」

「姐妹，你是什么妖？身上的味道好奇怪……」

话音一落，她哭得更厉害了，结果味道更浓了。

糟糕！

我捂住鼻子，忍着恶臭，「别哭了，别哭了！」

立马释放出我的妖气想要盖住，但这味道无敌，直钻鼻腔，简直令人晕厥过去。

她哭得断断续续：「我想要哥哥的签名，可是我……我不能过去，我怕……怕臭到哥哥……呜呜呜呜~」

不就一签名嘛，求你别哭了，我帮你要签名！

「我帮你，快把笔和纸给我！我帮你去要！」

我一把夺过她手里的纸笔，冲进前面那堆人群。

俞述见到我，眼里闪过疑惑。

「哥哥哥哥，帮我签个名吧。」纸笔一伸，我冲他甜甜说。

他接过纸笔，眼睛弯了起来。

「哥哥真帅。」

「谢谢你喜欢我哦。」他伸出手在我头上揉，温柔溢出眼睛。

这一动作引得现场女生尖叫。

我拿了签名回来，递到女生面前，「我能不能问一下，你是什么妖？」

她抹了一把眼泪，不好意思地挠头，「我是榴梿精，其实我平时不臭的，今天遇到哥哥，太激动了，忍不住哭了，然后就……臭了。」

原来是榴梿精啊，怪不得这么臭，我都几百年没闻过这味道了。

「姐姐，谢谢你，我送你个礼物吧。」她变出了个榴梿。

等到俞述过来找我时，见我手里拿了个大榴梿，露出疑惑的表情。

「你粉丝送的，回家我们把它吃了吧。」

我对该榴梿无比期待。

结果晚上，我和范达在门外蹲了好久，俞述一个人在屋里把榴梿吃完了……

我和范达对视了几秒，然后——

「呕——」

我们吐了……

「小述，别闹。」

我推开在怀里打滚的小狐狸。

小狐狸怔愣几秒，不高兴了，背过身，用毛茸茸的尾巴盖在身上，不理我。

我不由发笑，戳戳他的小屁股：「有本事你变回人形。」

俞述听话地变回人形，依旧背对我，一对粉红的耳朵暴露了他的想法。

「小述，想要讨亲亲就得主动点。」我扳过他的身子，看到一张红得像桃子的脸。

我等了良久，他才有所行动。

他把我圈在他与沙发之间，深情且真诚地望着我，慢慢靠近。

我能看到他眼底里我的倒影，他脸上的可爱细小绒毛。

就在还有一厘米的距离，他紧张地闭上眼睛，生涩且害羞地亲了上来。

他亲得郑重且小心翼翼，就好像这是一件无比神圣的事，就连捧着人脸的手都在微微颤抖。

心底升起一股甜意，蔓延全身。

我反客为主，扣住他的后脑勺，加深了这个吻，直到把他吻得满面春色才放开。

一放开他，我注意到了落地窗那边的动静，扭头一看。

哎呀，妈呀。

吓死我了。

一个像蜘蛛一样挂在落地窗上，眼睛瞪得老大就差没把眼珠瞪出来的人正往屋里面探头探脑。

「你来干吗？」

来人是利瑟，是俞述和范达口中的臭蛇，也算是我在风林的邻居。

「阿莓，我找了你好久，你什么时候回风林？你是不是搬家了？」利瑟趴在门边朝里面张望，看到我身后的俞述，大叫起来，「这只臭狐狸怎么在这？！」

「这是我家。」俞述瞥了他一眼，上前拉住我的手。

「这狐狸一肚子坏心思，你别被他骗了。」他指着俞述，气得跳脚，「若不是上次他变成你的样子把我骗了，我怎么会被他打伤？」

俞述轻飘飘来了一句：「姐姐，是他先打伤我的。」

「我哪有？明明是你！」

「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你不分青红皂白打伤我。」俞述将头靠在我的肩上，撒娇道，「姐姐，他还咬了我。」

「臭狐狸，你快放开她！我要和你拼了！」利瑟一脸愤怒，一副要冲过来的样子。

俞述轻哼一声，得意道：「我偏不。」

他们两个像拌嘴的小孩吵个不停。

我却从他们的对话中听出了不对劲。

「你这只臭狐狸！」

利瑟瞪了他一眼，转而对我露出可怜兮兮的表情，「阿莓，你快跟我回去吧。」

俞述瞬间变成狐狸身，这次的体形不同平常娇小可爱，足足有两米之高，庞大健壮，挡在我面前像在捍卫自己的私有物，从喉咙发出低吼。

见此，利瑟也变成了一条十米长、碗口大的纯黑巨蟒，睁着琥珀色的竖瞳，吐出殷红蛇芯子。

妖气四起，瞬间冲天。

我无奈地扶额。

「你们是想招来捉妖师，进局里喝茶吗？」

掏出金棒棒，各给他们来一棒，把他们打回人形。

我对利瑟说：「你先回风林。」

「你是不要我了吗？我居然没有他重要。」

利瑟含着眼泪泡。

……我的身边怎么尽是一些戏精？

没得到我的回应，转眼间他含怒甩手，「好，我走！我走总行了吧。」

走了几步，他停下转个身子，见我没挽留，跺了跺脚，含泪而跑。

利瑟走后，我走到沙发边坐下，一副兴师问罪的样子，「你有什么想要对我说的吗？」

俞述上前想要亲我，难得他这么主动，我却伸手拦住。

「姐姐，怎么了？为什么不让我亲你？」他的眼圈红起来，蒙上薄薄的水雾。

「你是不是恢复记忆了？」

俞述愣了几秒，点了点头。

「多久了？」

他语气弱弱的，「……几个月了。」

又生怕我生气，连忙解释道：「那条蛇他咬了我，使我短暂失忆。」

利瑟的毒液确实有这功能，但这不是你瞒着我的理由。

「其实我一直就想说，可是没有机会……」俞述勾住我的小拇指，轻轻摇晃，「姐姐别气。」

他的声音染上委屈，眼睛也不看我，「该气该难过的是我，姐姐你不记得我了……」

我蒙了。

「一百年前，我刚成年，按族里规定，凡是刚成年的狐狸都得到人界适应人类生活。那次我与同伴走散了，误入风林，是姐姐你救了我。后来我来找姐姐又遇到了这条臭蛇。姐姐你看，我第二次受伤还是姐姐救了我，我们是不是特别有缘分？」

「依我看，你和利瑟是挺有缘分。」

经他一说，我倒记起一些事。

那时，我刚搬到风林，在附近瞎溜达的时候遇到了一只受伤的小狐狸并带回了家。

哪知这只小狐狸醒来不仅警惕心强还凶，丝毫不给我碰它的机会。

没两天它就跑了，我还伤心了好一阵。

谁能想到当初那只凶凶的小狐狸是眼前这个软绵的俞述？

「说到那臭蛇，姐姐，你和他是什么关系？」

能有什么关系？不过是刚到风林的时候，把嚣张的利瑟打了一顿，然后他就被我降服了。

「他是不是你的老相好？我醋了。」

他轻挠我的手心，挠得我的心痒痒的，麻麻的。

「说什么呢？什么老相好？你可别污蔑姐姐。」

「姐姐，亲亲我。」他把脸凑过来，目光炙热期待。

真拿他没办法。

我蜻蜓点水般在他唇上一印。

「不够不够。」他不满摇了摇头，「要这样……」

说着，他的指尖停在我的脖颈摩挲，含笑的眼眸望着我。

他弯下了腰，滚烫的唇随之落下。

我又上热搜了。

依旧是我和俞述的照片，不过这次是牵手照，在网上掀起巨大舆论，并且持续发酵。

虽然大多是祝福声，但其中不乏不友善的言论，我没把这些当回事。

我注意到一条评论，来自榴榴不吃莲的网友。

她说：姐姐很好，很漂亮，不仅帮我拿到了哥哥的签名，还送了棒棒糖给我，呜呜呜，我爱你姐姐！

简直把我逗笑了，这不是那个榴槌精吗？

抬眼看向一旁，俞述盯着手机看得出神，好看的眉毛皱成一团。

「怎么了？」

他抬起眼，满是担忧：「姐姐，你害怕吗？」

我半开玩笑说：「我怕什么？无非也就几种结果，要么继续和你在一起，要么和你分开，你说这次范达会不会又拿几千万……」

我没能说下去，因为被他用手捂住了嘴巴。

「姐姐，你害怕我们的生活被打扰吗？」

我一本正经地说：「挺怕的，出个门都会被跟着，也不能随时随地亲你欺负你，不然我就会被口诛笔伐。」

他的耳尖染上薄红。

许久，他说：「我想退圈了，想了很久才决定的。」

「你既然想好了，我当然支持你。」

「那我将会一无所有，所以……姐姐你要不要包养我啊？」

「小伙子，你想的倒是挺美。」

他圈住我的腰，将头放在我的肩上，舔舐我脖颈的皮肤，声音喑哑：「姐姐，我想带你去见我的族人。」

心里软成一片，我伸出手摸摸他的头，「好。」

「我想让所有人都知道我们在一起了。」

甜意从心底蔓延开了。

我也想让所有人都知道你是我的小狐狸……

【番外】

我们要回妖界了。

阿莓虽然说不紧张，可实际上她紧张到不能控制妖气了。

她散发出的浓郁香甜对我来说是致命的诱惑。

喉结滚动，我喊了一声：「姐姐……」

「是不是快到了？」阿莓扭头过来。

我对准了那对香唇亲了上去，心跳激烈迅速，耳尖发烫。

姐姐好香好软好甜……

阿莓拉开了些距离，在我耳边低语：「你真是越来越大胆了，敢趁我不备偷亲我。」

话落，她咬住了我敏感的耳垂。

我的脸陡然涨红，慌乱之中忘记还在半空，身子因后仰失去重心而下坠。

阿莓伸手过来拉我，扑入我怀里。

我们一同跌落在花海里，和煦的阳光之下花瓣纷纷扬扬，美得耀眼。

她搂住我的脖子，将头靠在我的胸膛上，语气难得紧张：「小迷，你说你家人会喜欢我吗？」

我垂下眼眸，盯着阿莓发顶上的花瓣，眼圈有些发热，轻轻抚摸了下她柔软的发丝。

「姐姐这么好，他们一定会喜欢你的。」

忽然阿莓在我的眼角落下一吻，笑嘻嘻捏住我的脸：「就算不喜欢，我也要把你拐走。」

她笑着笑着停住了，偏头看向一旁。

只见一只小红狐钻了出来，瞪圆了眼睛，呆呆地看着我们。下一秒，他像是受到惊吓，撒腿就跑，花草飞颤。

阿莓爬了起来，坏笑：「噫，教坏小孩子了。」

「……」

「对了，进了狐族的领域是不是可以看到很多狐狸，还有好多毛毛？」

我一听，心生不快与委屈，阿莓是不是想要摸别的狐狸的毛？

「姐姐，你忘记你说过的话了吗？」

「啊？我有说过什么吗？」阿莓露出疑惑的表情。

我生气了！

气鼓鼓化成本体，扭头就走，悄悄用余光看她有没有跟上来。

阿莓两三步追上，一把将我抱入怀：「生气了？对小迷说过的话我怎么会忘记呢？」

阿莓的怀里很温暖，呜呜，我很没骨气地蹭了蹭，用尾巴圈住她的手臂。

母亲一见到儿媳妇就忘了儿子。

我和父亲被冷落在一旁。

「小迷，过来。」父亲朝我使眼色。

我看了一眼和母亲相谈甚欢的阿莓，跟着父亲出去了。

在无人之处，父亲鬼鬼祟祟掏出一本书快速塞到我怀里。

「这是《驭妻术》，藏好了。」

「……」

「你这什么眼神？」父亲傲娇地翻了个白眼，「别小瞧了这本书，你爹我就是靠这本书治得你母亲服服帖帖。」

「死老俞，你跑哪去了？快给儿媳妇做饭去！」

「来喽，来喽。」

晚上，我正翻阅《驭妻术》时，阿莓推门而入，我连忙把它塞到枕头下。

一抬眼，瞧见阿莓笑意盈盈看着我。

「小迷~」

每当阿莓这样喊我，我就知道她又要……

我屏住呼吸，红着脸闭上了眼睛。

温热的呼吸打在耳侧又离开，等了半天都没等来香软。

忍不住睁开眼，发现阿莓正拿着《驭妻术》在看。

我当下心惊。

「都写了什么？你们狐族的文字太难懂了吧。」她咬着指头皱眉翻看。

我松了一口气，还好阿莓看不懂。

「写了什么？你给我解释解释。」她指着上面涂鸦似的爪印问，「我很怀疑你们真的能看懂吗？」

手指绞着被单，我支支吾吾：「就……就一些睡前小故事。」

「那好，你读给我听。」

我对着书一本正经开口：「狐狸爱上了一个小仙女……有一天，狐狸对小仙女说，我喜欢你……最后他们幸福快乐地生活在一起了。」

阿莓很认真地听，时不时点头回应，在我念完之后，轻笑：

「你说的『狐狸』和『小仙女』不会是你和我吧？」

她拿过我手里的书，轻笑出声：「你该不会真的以为我看不懂吧？」

!!!

太丢脸了，呜呜呜。

「第一，媳妇说什么都是对的；第二，媳妇的要求一定要尽力达到；第三，媳妇打我是亲骂我是爱……哈哈哈，这是『驭妻术』还是『驭夫术』？」

我的脸慢慢变红，不敢抬头看阿莓。

「小述，你真是太可爱了，这书哪里来的？」

我钻进被窝，不说话。

阿莓跟着躺下，说：「好了，我也不逗你了，睡觉吧。」

「嗯。」我轻声应道。

然后等了好久，没等到阿莓有所动作，忍不住问了一句：「就只是睡觉吗？」

阿莓笑了起来，「不然呢，你还想做什么？」

我的目光落在她水润的唇上，鼻间是诱人的清甜，心不可控地怦跳。

……想要晚安吻。

大概是看出了我的小心思，她摇头拒绝：「今天不行，狐族的耳朵太灵了，我怕动静太大，被你父母听到就不好了，回去了你想做什么都行。」

一开始我没听懂，反复咀嚼两遍才明白是什么意思。轰地一下，我满脸通红。

我……我才没有想这个呢。

哼，阿莓总是这般……这般爱欺负人。

不管，我就要晚安吻。

我凑近，本想碰一下，却情不自禁想索取更多。

呜呜呜，阿莓太甜了。

片刻，我清醒过来，睁开眼，看见阿莓笑得很开心，眼眸闪烁，像是夜里所有的星光都跑到眼底。

月色如华，万籁寂静。

她轻声说：「晚安。」

我的心里冒开了花。

晚安。

- 完 -

□ 奈何九归

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版权归 www.zhihu.com 所有